

打肚皮官司

□冯继军

打肚皮官司，就是有意见不摆到桌面上来说，闷在心里，导致关系日渐疏远。

我有个儿时的朋友，家住农村，十几岁就外出打工，妈老汉儿跟着哥老信生活。后来他在地安了家，妈老汉儿的生活起居自然落在了哥老信身上。出力的事情帮不上忙，我朋友只能出钱聊表孝心。兄弟两人在赡养妈老汉儿的事情上，一个出力，一个出钱，相安无事。逢年过节，朋友带着老婆娃儿回家探望妈老汉儿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后来，朋友妈老汉儿离开人世，留下的房子拆迁，补偿了兄弟两人两套房子。

朋友听说老宅拆迁分了两套新房，从外地请假回家看看新房。后来看到两套房子房产证上写的都是哥老信的名字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一颗热乎乎的心一哈子凉了半截，二话没说，也没有给哥老信打声招呼，就到镇上旅馆开了间房子住下来，马上给我们儿时的几个朋友打电话，约见一面。

听了朋友说完这些，我对朋友说，哥老信在处理房产证登记时没有事先给你商量，征求你的意见，是他做事欠妥，但他也不一定就是想有意霸占两套房产，也有可能是文化低，法律知识欠缺造成的。既然事已至此，还是回去找哥老信好好商量，完善房产的处理，不要因此伤了兄弟情谊。

问题看起来暂时解决了，但是，兄弟两人的肚皮官司还不知道要打到猴年马月。

流汤滴水

□徐成文

川渝方言“流汤滴水”意思有三——其一，吃饭时吃相不雅，吃的东西顺着嘴角流滴出来；其二，人做事不仔细，总是让别人捡角子；其三，人做事啰嗦，不干脆，不痛快。

在我们川渝地区的农村，小孩吃饭时，总会被母亲系上一张围兜，目的是防止小孩吃饭时将饭菜从嘴角流出来，打湿了衣服。记得小时候，我是很顽皮的人，每次母亲吃饭前将围兜系在我的胸前，我总是感觉不自在，往往趁母亲不注意，将围兜扯下。然而，吃饭时又不老实，常常将汤滴在胸前的衣服上，自然遭到母亲的苛责打骂。有时跟着母亲走入户，饭前母亲叮嘱了大半天，说吃饭要乖，不要搞得“流汤滴水”的，免得其他客人看笑话。

参加工作后，做了教师，当了班主任。学校给每个班划定了公共区域。每天早晨，学生进教室早读时，我便去我班的公共区域“视察”，看看学生做得干净与否？现实的情况让我不悦，学生总是只将显眼的地方打扫了一番，而那些阴暗角落总是不打扫。我跟学生申明，做公共区域要彻底，尤其是阴暗角落更应关注，做事要仔细，不能“流汤滴水”。

生活中，最怕有人说话做事“流汤滴水”，啰嗦啰嗦，不干脆，不痛快。生活是个大舞台，人有千千万万，形形色色。有人就是喜欢藏着掖着，明明一句话就能说得清清楚楚，偏偏要说出十句；明明立马就能答复的事，非要“研究研究”不可。时间是宝贵的，如此这般“流汤滴水”干嘛？



吃了“口腔”的亏

□王绍诚

在西昌方言里，“口腔”和“口白”都是指习惯性口语、腔调、道白。

当年，我所在的西昌知青小组里，插进了一位姓杨名学勤的重庆崽儿——真是名如其人：这小子吃得苦、下得毛（打得粗），做起事来手勤脚快；别看他个头儿不高大、脸面瘦瘦（qià）的，却有一身好劳力。

杨崽儿说起话来，一口浓重的重庆口音，一溜一片儿的；“话把子”也是一套一套的。一开腔就是“龟儿、老子”“格老子”，简直成了他的“口头禅”和“发语词”。

原本他的“口头禅”不过习以为常、全无恶意，却经常给他招来大麻烦，社员们泼烦到住（烦到极点）。他们的理解，“老子”就是爹，你一个小鬼蛋给我们称“爹”，还加个“龟儿”，真是大逆不道，纷纷斥责他“口腔稀脏”“嘴巴太恶臊（恶劣、讨打）”。几位中年妇女不安逸慌了，喊明叫响呵斥他“下回再给哪个称‘老子’，就拿大抵针（拆被子的大针）把嘴皮给你繆（liū）起！”杨崽儿瓷刷刷（狼狈不堪）：“哎呀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龟儿老子不是故意哩……！”

……！”妇女们搂脚挽手：“你搞两（干啥）？信不信？把你嘴巴撕烂……”

大家都不张视（搭理）他，使他一天到晚瓜兮兮（霉怂怂）的，却依然积习难改。

杨崽儿虽然瘦筋筋的，饭量却很大，而且吃得很快。一端起碗，涕里吹咧，风卷残云，好像是端起碗直接往胃篋（hóu里）头倒。知青大多小力弱，所挣工分不多，分到的粮、油也冷冷钦钦（不够），菜也种不好，一个二个膀胱刮肚。于是杨崽儿的“刨得快、吃得多”也成了“影响安定团结的问题”之一，不时有戏剧性冲突。大家数落他“干筋筋、瘦壳壳，一顿要丐（kào吃）几钵钵！”

见杨崽儿脸红筋涨冒火连天的样子，知青们反而乐了，赶紧拉回索（挽回），说他的贡献“都是一板栏档（shà o看）得倒哩”；“你口白干净点儿嘛……”，疾风骤雨的“洗刷”化为和解。

后来，杨崽儿从生产队入伍。三年后复员回家。他向知青战友感叹：“论表现，格老子硬是没的说，龟儿老子逗（就）是吃了这点儿‘口腔’的亏哩……”

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

□陈世渝

家里有个碗，用了嘿多年了，裂了条纹，还打了个缺口。经常洗碗的时候，一不小心，逗要把手划到，早逗想把它甩了。可妈妈不准，说它还可以用，甩了可惜了。我不屑地说，买个新碗才几块十来块钱，哪个非要用这个烂的呢？再说，把手划破了，多的事都搞出来了。

人岁数大了，往往有点固执。妈妈也是，屋头有些东西，堆在那里几十年了，既占地方，又一点用都没得。但她一样也舍不得甩。哎，没得法，老还小老还小，只有小的将就老的，也逗懒得说了。

妈妈已是耄耋老人了，还像年轻人一样经常想买衣服、裤子，添置东西，甚至还想买修房子。可见，能有如此心态，说明她人老心不老，爱美之心不减，童心未泯，勤非常好，也是我们做儿女的福气。其实，妈

妈的穿的、盖的多得很，两个大衣柜都装不下了，还嫌没得穿的。要买新的迈，也不是不行，可那些旧的，或不大穿的，又不愿甩，堆得到处都是。劝她莫买呢，妈妈却不爱听，瘪着嘴振振有词：“现在逗是要刺激消费，叫大家去买。都不去买，那那些东西卖给哪个呢？再说，女人的衣服呀，永远都差一件！”

一天饭后，女儿洗碗时，手指遭那个破碗划了条口，鲜血直流。我心痛得气不过，拿起破碗逗把它敲成了几大块，并对妈妈冒火说：“看嘛看嘛，我早逗说甩了甩了，勒下安逸了噻？！”

妈妈遭我吼了，看到孙女的手也被划破了，那个破碗也遭我敲烂了，坐在那里有点愠气。

我笑笑说：“勒下好了，碗再也不得划手了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明天我逗去买几个新碗回来……”

蚂蟥听不得水响

□胡华强

蚂蟥，就是水蛭，一种水生的腔肠动物，在农田沟渠里很常见。它最令人厌恶和害怕的特性，就是吸血。一旦附着在人畜的身上，不声不响，无痒无痛，当发现它的时候，它已吸得“肠肥脑满”，肉身滚滚，并隐隐透出一股暗红色来，看着甚是恐怖。更恐怖的是，它吸附在皮肤上，还会将头部钻进皮肉，很不容易把它扯出来，就算将它扯了出来，那伤口立即就会血流不止，即使慢慢地止住了血，那伤口也会长时间淤青发痒。

川渝俗语有“蚂蟥听不得水响”一说。我并不知道蚂蟥是否有听觉，那囫圇的一条肉身，就算长有耳朵，谁知道耳朵长在哪里呢？但蚂蟥的确有这样一种特性——一旦平静的水面有了晃动，它们就会飞奔而来，我疑心是它们对水波的震动

很敏感。但是，看见它们从四方八面，将那草绿色的身子一伸一缩地飞奔过来的时候，你突然想起“趋之若鹜”那个成语来，一定会陡升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惧。

这句俗语当然不是在向人们传播科学常识，而是在讽刺一种人——逐利的人。这种人无论是视觉还是听觉，无论是嗅觉还是味觉触觉，都远高于常人。只要有利益可图有便宜可占，它们反应比谁都快，蜂拥而至。一旦吸上，就算丢命也绝不松口，而且它是不声不响而来，让你不知不觉“献血”。其欲望之强食量之大，超乎想像，因为它们为自己这惊人的欲望准备了一个具有巨大伸缩性的皮囊。

呜呼！这防又防不了，扯又扯不脱，打又打不死的饕餮，请老天给人们指引一个“送瘟神”的法子吧！

看期程

□姚明祥

张大嫂与隔壁王大娘唠白扯淡，通报最近新闻：“过几天又要‘吃酒’啦！”

“哪家？”

“村西头的歪壳结儿媳妇。”

“期程看好了？”

“看好了，下月初八。”

秋后，村中办喜事的多了起来。张三嫁女，李四结婚，几乎每隔三五天就有一家。

办喜事，王大娘晓得村人都喜欢看个期程。先生根据生辰八字，即“年干”“月干”“日干”“时干”，遵循阴阳五行的原则，择算吉日良辰。

如有谁家，迎亲途中出了事。喜车出轨颠覆，或接亲队伍中，抬嫁妆行李的人使力不均闪了腰，脚下打滑伤了腿……就会有人摇头惋叹：“那天的期程没看好！”

在乡间，喜事日子要看期程，丧葬日子也要看期程。王大娘说，不能亏儿克女，不能损族伤亲，要佑福后人，保佑亲朋平安。

在川渝两地，民间“看期”之风盛行，婚丧嫁娶这些人生大事要慎行慎为，看期而行；开业奠基要看期，连播种买畜这些生活小事也要慎重对待，不能马虎。

交秋了，天凉了，王大娘想去买两个仔猪来喂起：“不晓得哪天期程好呀？下场去场上请先生看哈。”

张大嫂正玩微信：“用不着去请先生，我这里就可以翻看！”说着在手机上搜出吉日良辰，看那“宜”与“忌”：“就是下场，又逢镇上赶场，这期程好得很！”

王大娘说：“要得，下场我就去买对猪崽！”

玩洋格

□张忠辉

马老汉儿的老伴死得早，好在独苗苗女儿长得乖又听话，进城里打工和厂里的年轻工程师对上了眼，扯了票，结了婚。两口子高矮要接他进城享几天清福。

女儿按揭的新房精巧漂亮，就是户型太小。女儿死活要他住隔壁罗曼蒂克宾馆，说是里面好得不得了，早饭68块一人，有几十上百种美食随便吃，马老汉儿当然想玩一盘洋格哟。

果然像女儿说的，宾馆华丽漂亮，床又宽又软很安逸。马老汉儿悠悠哉哉地躺在床上看电视，慢慢就迷糊睡着了。醒来时天已大亮，昨晚脸脚没洗就睡了？他想起女儿说的宾馆一天到黑可以随时泡热水澡，不泡白不泡。

泡完澡，马老汉儿直奔餐厅。偌大个餐厅，果然摆满了五花八门的食品，什么烤肠、培根、沙拉等等洋玩意他乱拈一通，只恨盘子太小，找个空座正要开吃，才发现面前摆满了刀刀叉叉，大匙小匙，唯独没有筷子。

马老汉儿转了一圈终于找到了筷子，可以开吃了。

培根烤肠比自家的腊肉香肠差远了，沙拉更是稀奇古怪的味道，难吃死了。邻桌有个像老广的人在喝稀饭，其实这才是马老汉儿的最爱，得赶紧问问，对方会意地用手指了指身后的远方。

马老汉儿端着稀饭，还有馒头、包子和盐蛋回来坐下接着吃。稀饭熬得不错，就是碗太小，两口就喝完了。

他又去舀。左右开弓端了两碗稀饭，可回来一看却奇了怪了，自己的位子上咋有人在埋头大吃大喝呢？

“你咋坐我的位子，我的馒头、包子、盐蛋呢？”马老汉问对方。“神经病呀？”那人回了一句。这下惊动了服务员，原来服务员以为马老汉儿吃完了走了，就把桌面收拾了。

马老汉儿气得吹胡子，一点胃口都没得了，这玩的啥子洋格嘛，纯粹是癞格宝爬蒸笼——不是玩格，而是受气。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800字左右。投稿邮箱：730158805@qq.com